

有一个不爱自己的男朋友是怎样的体验？

恋爱六年分手了。

挺荒唐的，半夜一点，男友突然发了个知乎帖子的链接给我：
「这是你写的吗？」

沉默片刻，我回了一个字：「是」。

他好像终于松了口气：「那我们分手吧。」

我想回他「好」，至少让自己离开得有尊严一些。

可手指在屏幕上剧烈颤抖，眼泪擦了又流，怎么都打不出一个字。

那个帖子的标题，是「你什么时候察觉到对方不爱你了」。

什么时候呢？

大概是上周一傍晚暴雨，他给我发红包让我打车，然后亲自开车，去城市另一边接曲心瑶回家。

我在便利店门口排了一个小时队才打到车，浑身湿透地回到家，却在朋友圈看到曲心瑶发了张照片。

暖黄色的灯光，还有灯光下眉眼柔和的他：

「谢谢林同学接我回家，请你喝姜汁可乐～」

那一瞬间，我的世界轰然崩塌。

1

失眠一整夜，天亮时，我终于擦干眼泪，告诉林柯：「要分手可以，当着我的面说。」

毕竟当初在一起，也是他当面跟我表白的。

我跟林柯、曲心瑶是高中同学。

我和林柯在一起多久，曲心瑶就单恋了他多久。

高考完的那个暑假，林柯拒绝了曲心瑶的告白，然后跟我表了白。

整个大学时期，我们三个人之间的纠葛，都是同学们津津乐道的话题。

那时候，我跟林柯一直异地，曲心瑶却和他在同一所大学。

林柯为了给我充足的安全感，每次和曲心瑶碰完面，都要跟我报备。

「芝芝，今天我去图书馆的路上碰到曲心瑶了。她问我要不要一起吃午饭，我没同意。」

「这周末志愿活动，我到地方才发现曲心瑶也在，不过全程没有单独相处过，请孟芝同学放心。」

我一边吐槽他没必要，一边又忍不住因为他这样的行为感到万分安心。

情况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改变的呢？

大概是从半年前开始吧。

半年前，曲心瑶搬到了我们所在的城市，又因为工作上的交集，开始和林柯频繁接触。

一开始，我也没觉得这有什么。

直到那次一起吃饭，林柯当着我的面，很自然地夹起一块虾仁滑蛋，挑掉里面的韭黄后，放进曲心瑶的盘子里。

我僵住身体，呼吸一瞬间凝滞。

最后，是曲心瑶先一步反应过来。

她吃掉那块虾仁滑蛋，落落大方地道谢：「谢谢林同学。」

她这么坦荡，我反倒不好再说什么。

回家后，林柯也跟我解释，之前公司的饭局上，曲心瑶说她吃韭黄会反胃，所以他顺便就帮她挑了。

他从身后抱着我，嘴唇亲昵地蹭着我的耳朵：

「毕竟她也算我的甲方，不能得罪。芝芝，体谅一下好不好？」

我垂下眼，好半天才轻轻应了一声。

但没过几天，我又无意中在林柯的手机上，看到他的好兄弟于浩发来的消息：

「人家曲心瑶好歹也是个女孩儿，喜欢你这么多年，默默付出，不离不弃的。现在又特意追过来跟你一起工作，你别辜负人家啊。」

林柯很久才回了一句：「我知道。」

2

我把那条消息截图下来，摆在林柯面前。

他沉默了好长时间，才揉着眉心无奈地跟我说：「芝芝，你别多想，我和曲心瑶清清白白。」

眼睛里有盖不住的疲倦。

最近几个月，他一直在忙一笔大合同，合作方的负责人就是曲心瑶，接触多一点也无可厚非。

可女生的直觉告诉我，他和曲心瑶之间，绝不是单纯的合作关系那么简单。

其实平心而论，从高中起，曲心瑶就比我耀眼。

她虽然成绩不如我，但人好看，性子又活泼，胆子还很大。

当初学校举办篮球赛，决赛场，我们班的对手暗中使小动作，绊倒了林柯，导致他膝盖破皮，韧带拉伤，无法再上场。

我默默帮林柯处理伤口的时候，曲心瑶已经拎着啦啦队花球冲上去，瞪着绊倒林柯的那个男生：「你犯规了，你下场！哪有这么打球的，脏不脏啊？」

包括她后来大着胆子跟林柯表白，义无反顾追着他跑了六年。

如果她撬的不是我的墙角，连我都想夸她一句率直可爱。

「芝芝，如果我和曲心瑶有情况，早就有了。我们在一起六年，你好歹给我一点信任，可以吗？」

林柯的目光里，已经带着隐约的厌烦。

那个瞬间，我发现自己是如此无力——

装作不知道，就是看着他一步步不动声色地走向曲心瑶。

可直接挑明，只会把他推得更远。

向前向后，对我来说，都是死路一条。

两天后，林柯出差回来了。

他甚至没有通知我，只是默默地回来，把自己的东西打包，然后请搬家公司运走。

如果不是我提前下班回来看见，恐怕他就会这样，一声不响地撤离我的世界。

看到我，林柯明显也有些吃惊，脸上闪过一丝难堪。

我强忍着心痛走过去，故作平静地说：「要不要喝杯咖啡？」

3

「孟芝，我们还是分手吧。」

喝完咖啡，林柯还是当着我的面说出了这句话。

我呼吸一窒，死死掐着手心，抬眼看向他：「为什么？」

「就像你自己写的那样，我已经不爱你了。」

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声音里带着隐约的抗拒：「我们好聚好散。还有那个帖子，你删了吧。」

像有谁在我心里撒进一把钢珠，又冷又硬的痛感滚过心尖。

我看着他，艰难地扯了扯唇角：「为什么要删？」

林柯顿了顿，再开口时，嗓音里多了种语重心长的意味。

「孟芝，你毕竟是女孩子，况且心瑶和你也是同学，这种事情搞得人尽皆知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」

孟芝，心瑶，远近亲疏一目了然。

我心脏刺痛，指尖发颤，忍不住嘲讽：「她曲心瑶当小三都不怕，我怕什么？」

「孟芝！」

林柯猛地站起身来，看着我的眼神里带着愤怒和失望：「你是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？」

「砰」地一声，房门在我面前被甩上了。

空荡荡的房间里，我死死咬着手腕，无声痛哭。

大学时，有段时间，我被满满当当的课程和科研实验弄得焦头烂额，每天心情郁郁，还得了重感冒。

结果有天傍晚，从实验楼出来，一眼就看到了对面路灯下站着的林柯。

他站在那里，挺拔得像是一棵树，昏黄的灯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
看到我的第一眼，他就笑着张开了双臂，任我扑进他怀里。

后来那几天，林柯一直陪着我。

陪我上课实验，陪我打针吃药，一直等我的感冒痊愈后，才依依不舍地离开。

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。

我和林柯在一起的时间太久了，久到已经变成一种习惯。

他骤然抽离，我才发现，自己的人生里竟然有这么大一块空白，除了他，谁都填不满。

骤然分手让我消沉了好几天。

高中时的闺蜜杜玲找到我，开口就问：「你和林柯分手了？」

「……怎么了？」

「曲心瑶发了朋友圈你知道吗？」

我微微一怔，点开朋友圈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格外亲密的合照。

灯光绚烂的长江边，曲心瑶抱着一大捧玫瑰，笑容灿烂地靠在林柯肩上。

林柯手里拿着两杯没喝完的奶茶，看向她的眼神里，是毫不遮掩的炽热偏爱。

「重逢才是浪漫的开始。」

林柯第一时间在下面评论：「谢谢你，六年来从没放弃过我。」

我大脑一片空白，耳朵里嗡嗡作响，眼泪几乎一瞬间涌了出来。

朦胧的视线里，我忽然看到，评论区满满当当的祝福中，夹杂了一个看上去十分不合时宜的语气词。

贺远：啧。

4

有一瞬间的恍惚。

那条评论，特立独行，格格不入，就像贺远这个人。

高中时，贺远几乎是我们班最引人注目的一位。

除了外表出挑，他性格也很随性，上课很少听讲，还敢和数学老师当面吵架。

偏偏成绩又很不错，高考甚至超常发挥，去了北大。

而且……

其实一开始，我喜欢的人，是贺远。

高考过后，我大着胆子写了封情书跟贺远表白，没多久就收到了他的回信。

很客气，也很果断的回绝：

「抱歉，孟芝同学，我对你从来没有那种想法，我们还是当普通朋友吧。」

贺远话说得很明白，我死了心，再没有妄想——哪怕某些曾经的暧昧片段，让我错觉，他也对我有过心动。

正好那段时间，林柯跟我表白了。

甚至抢先帮我送了行李，才去自己的学校报道。

我的寝室在五楼，林柯跑上跑下了十几趟，累得满头大汗，仍然毫不在意：

「芝芝，你想想还有什么要买的，我正好一起帮你搬上楼。」

当时阳光正好，穿过树叶的间隙落进他瞳孔里，闪闪发亮。

我看着他微微汗湿的头发，心跳越来越快，于是抽了张纸巾，踮起脚帮他擦了擦额上的汗。

然后凑到他耳边，小声说：「我答应你了。」

我答应了林柯的表白。

毕业典礼那天，他千里迢迢来看我，穿着学士服陪我在草坪上拍照时，旁边正好有两个校友在拍婚纱照。

我跟林柯静静地看了一会儿，他突然转过头看着我：

「芝芝，等我们结婚的时候，也回你们学校拍一组这样的照片，好不好？」

我重重地点了点头。

没想到，我们会是这个结果收场。

回过神，我发现评论区除了贺远那个「啧」，又多了一行杜玲发的「呵」。

大概是这两条评论太过刺眼，没一会儿，曲心瑶直接删掉了朋友圈。

可林柯跟我分手，和她在一起，还是成了所有同学心照不宣的事实。

斟酌很久，我才把跟林柯分手的事告诉了我爸妈。

可能是电话里听出了我语气里的勉强，第二天一早，我妈竟然直接过来了。

这半个月我瘦了一大圈，见到我，我妈眼眶一红，伸手把我搂进怀里，心疼地说：

「芝芝啊，怎么搞成这样子？」

「妈，林柯喜欢别人了，他不要我了……」在我妈面前，我紧绷了很多天的情绪终于垮掉，扑进她怀里哭了很久。

最后，我妈说让我回家散散心。

正好离过年只有半个月了，我干脆跟公司请了年假，和我妈一起回了老家。

在家的半个月，每天睁眼就有做好的饭菜，晚饭后还能挽着爸妈的手出门散步，我刻意放空自己，什么都不去想。

林柯带给我的伤害，似乎在慢慢愈合。

然而，就在过年前几天，杜玲忽然到我家来找我，说今年的同学聚会，就定在后天下午。

「听说今年贺远从北京回来了，他也会来。」杜玲感慨，「要不是林柯和曲心瑶也要去，我一定得去见见这位传奇 bking，不知道他现在变成什么样了。」

我心神一动：「那我们一起去。」

杜玲惊讶地看着我：「你不怕见到那俩啊？」

「出轨的人都不怕，我怕什么？」

杜玲很明显振奋起来，摩拳擦掌地要给我挑衣服选口红，让我务必在那天艳压曲心瑶。

不过同学会当天，我还是素面朝天地过去了。

曲心瑶本来就比我好看，我又何必自讨没趣。

推门走进包厢后，我几乎是第一时间就注意到角落里的贺远。

很奇怪，哪怕已经六年没见，我还是能一眼就认出他。

比起高中，现在的他五官轮廓更加利落硬朗了。

眉眼冷峻，鼻梁高挺，偏薄的嘴唇微微抿着，专注地盯着手里的 switch。

听到动静，他抬起眼往门口看来。

目光在我脸上顿住，然后挑了下眉毛，算是打过招呼。

我和杜玲被分到和贺远一桌，还有两个空位，是留给林柯和曲心瑶的。

一直到菜上齐了，这两人才姗姗来迟。

我发现我高估了自己。

从林柯牵着曲心瑶的手进门的那一刻起，我的心脏就像被一股巨大的力道攥住，剧烈的疼蔓延到指尖，被我用握拳掩盖住。

我看着他们走过来。

看着林柯体贴地帮曲心瑶拉开椅子，挂好外套。

看着曲心瑶妆容精致，满眼不加掩饰的幸福满足。

在以于浩为首的几个男生的起哄声里，她毫不闪避地看向我，弯起嘴角：

「嗨，孟芝，好久不见。」

我没想过她竟然能如此坦荡。

好像那个刻意忽略我的存在，不屈不挠追了林柯六年，甚至甘愿做小三的人不是她。

杜玲在我身边阴阳怪气：「确实好久不见，还没恭喜你，倒贴六年终于梦想成真呢。」

「你怎么说话呢？」

还没等曲心瑶说话，一旁的于浩已经拍案而起：

「心瑶勇敢追求真爱，你以为跟你们这些扭扭捏捏的小女生一个样啊？」

他说这话时，特地意有所指地看了我一眼。

我扯扯唇角，只觉得这一幕荒诞又可笑。

我知道，他和曲心瑶从高中起关系就很好，因为曲心瑶从前爱而不得，所以他对我也很有意见。

有一次，我生病住院，林柯特地请了几天假来照顾我。

于浩直接打来电话，质问我知不知道林柯下个月还有考试。

「你跟他在一起，永远都在拖累他。孟芝，像你这样的人，拿什么和心瑶比？」

等我从记忆中回过神，林柯已经坐在了曲心瑶身边。

给她倒完橙汁，又低声问她想吃什么，再帮忙夹菜。

忙前忙后，体贴周到，跟他从前对我一样。

间隙里，曲心瑶抬起头，朝我递过来一个眼神。

炫耀，自得，甚至带着一点点挑衅。

她是故意的。

杜玲也看到了，她站起来，端着满满一杯酒走过去：

「曲心瑶，我敬你一杯，毕竟这六年你也不容易。别人的男朋友还是挺不好撬的，对吧？」

曲心瑶坐着没动，只是微笑着抬起头：

「你说这话我可听不懂。我跟林柯，是在他跟孟芝分手后才确认关系的——芝芝，是不是？」

林柯伸手接了那杯酒，仰头一饮而尽，然后皱起眉头看着我：

「孟芝，我已经说过了。我和你分手跟心瑶没关系，只是我对你没感觉了。有情绪你冲我来，老针对心瑶干什么？」

去年的同学聚会上，他还挽着我的手跟大家宣布：「我跟芝芝明年订婚，每个人都要来啊！」

现在，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跟我说：「是我对你没感觉了，你冲我来。」

原本热闹的席间忽然安静下来，无数目光明里暗里地看过来，定格在我脸上。

灯光明亮，我难堪地坐在那里，心头的刺痛和酸涩涌上来，眼眶一热，几乎要掉下眼泪。

寂静中，忽然传来椅子拖行的声音。

竟然是贺远。

他站起身，随手把手里的 switch 揣进卫衣口袋，又伸了个懒腰：「好闷，我出门透个气。」

往门口走了几步，他停下来，懒洋洋地侧过头：「一起？」

6

迟了几秒我才反应过来，他这句话是跟我说的，忙站起来，跟了过去。

从包厢出去，沿走廊走到尽头，就是天台。

天已经完全黑了，只有墙壁上仿古的玻璃灯亮着一团暖色的光。

贺远忽然停下脚步，我没留神，险些撞上他的后背。

他从口袋里摸出烟盒，刚取了一支，忽然想起什么似的，侧头看过来：「你还是闻不了烟味儿？」

「……嗯。」

我轻轻应了一声，眼睁睁看着他又把烟塞回去，对我说：「没事儿，想哭就哭，这里没其他人。」

这句话，成了压倒我情绪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眼泪瞬间涌出来，我蹲下身，一边哭，一边想着刚才在席间，曲心瑶睁眼说瞎话，林柯宁可说谎也要维护曲心瑶，把我贬低得如此不堪。

最关键的是，这一切，都被同一桌的贺远看得清清楚楚。

六年没见，重逢后的第一面，我就在他面前狼狈成这样。

贺远没有再说话，只是在我哭累了，抽抽噎噎的时候递过来一张纸巾，然后忽然说：

「其实我刷到了那个帖子。」

我倏地一怔。

「虽然匿名了，但那个背景描述，我还是看出了咱们学校的影子。」

「再加上你回忆过去的时候，提到了那棵合欢树——除了你，没有哪个女生每节体育课都跑到合欢树下面做卷子了。」

贺远竟然还记得这件事。

高三那年，我每节体育课都在合欢树下做题，其实是因为那里离篮球场最近，能清楚看到几个打球的男生。

我看的是贺远，但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后来班里开始有传言，说我坐在那里，是为了看林柯打球。

有节课，我边看打球边做一套数学题，结果算压轴题的时候入了迷，篮球砸过来也没察觉到。

砰的一声响后，贺远大步跑过来，蹲下身焦急地看着我：「孟芝芝，你没事吧？」

我扶着晕乎乎的脑袋，抬起眼睛，看着他被汗水微微打湿的额发，还有一贯肆意随性的眼神里布满的担忧神色，摇了摇头。

班上同学都叫我孟芝，关系好的女生叫我芝芝。

只有贺远会叫我孟芝芝。

「你都 24 岁了，怎么还是这么软绵绵的脾气？」

贺远好听的嗓音把我从回忆中拽出来：

「我要是你，既然花那么多时间写了帖子，他们秀的时候，直接把链接贴在评论里。」

我吸了吸鼻子，没有作声。

大概是见我不回话，他语气里忽然多了一丝嘲弄：「你不会还舍不得吧？」

这话说得我鼻子一酸，眼泪又差点掉下来。

原本站着的贺远忽然蹲下来，往前凑了一点，在很近的地方看着我的眼睛。

他的瞳孔是水洗般清澈的浅褐色，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我竟然在里面看到了一丝慌乱之色。

可怎么可能呢？

贺远是这样桀骜不驯的一个人，敢和老师当面吵架，怎么会在在我面前慌乱。

「我不发，是因为觉得丢人……」我抽抽噎噎地说，「我可不想让大家都觉得，我不管哪件事都比不过曲心瑶，就连找她对峙的勇气都没有，只敢默默在网上发帖子……」

这是我心底深处最隐秘的想法。

很幼稚，也很可笑。

说出口的时候，已经做好了贺远会嘲笑我的准备。

可我等了片刻，只等到一只落在我发顶的手。

骨节分明，触感温凉。

贺远在我头顶轻轻拍了两下，像安抚小孩子一样，然后收回手，重新揣进口袋里：

「哪件事都比不过曲心瑶？你是太看得起她，还是太看不起自己？还是就因为林柯选了她？」

我微微一愣，起身，低着头站在他面前，没再作声。

贺远沉默了一会儿，再开口时，嗓音里带了点咬牙切齿的意味：

「孟芝芝，你说你，千挑万选，就选了这么个玩意儿。」

我不懂他为什么要这么说。

当初，明明是他先拒绝我的。

7

我性子绵软，就像当初只敢坐在球场边默默地看贺远打球那样，喜欢这件事，也不敢轻易说出口。

做过最勇敢的事，大概就是给贺远写了一封表白信，拜托球队的同学转交给他。

没想到，他拒绝得那么干脆彻底。

想到这里，我声音里不由带了几分赌气：「我不选他，难道选你吗？」

贺远眯了眯眼睛，忽然微微低下头，凑近我：

「选我怎么了？难道我还比不上你那位出轨的前男友？」

他语气里又带上了嘲讽，我眼眶发酸，顾不得这个有些暧昧的姿势，转头就走。

贺远没有追上来。

落在我脸上的光线从暗到亮，我站在包厢门口，缓了好一会儿，让自己的表情看上去尽量平静。

然而，我正要推门进去的时候，门忽然从里面打开了。

林柯站在门口，眼神在我脸上定格片刻，落到我身后时，神色忽然变得有些难看。

我转过头，才发现贺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跟了上来。

片刻后，林柯忽然开口了：

「我说怎么贺远在北京六年都好好的，今年忽然回来了……孟芝，你们早就勾搭上了吧？你又有什么资格来谴责我？」

他眼神发冷，当中莫名多了很多晦暗不明的情绪。

只是……他话里指责我那莫须有的罪名，让我完全懒得去猜测他的想法，只觉得一股怒意从心底涌出来。

我就要驳斥林柯，贺远却先我一步开口了。

「怎么，自己做了出轨的垃圾，就看谁都一样了？放心，我回来是因为工作调动，至于今晚……那叫见义勇为。」

他一只手揣在工装裤口袋里，另一只手伸过来，在我脖子后面翻动了一下，我才发现自己毛衣的领子竟然折了进去。

弄好之后，他懒懒地冲我说：「好了，进去吧。」

自始至终，都没有正面看过林柯一眼。

杜玲说他是 bking，果然没错。

我轻轻点了点头，正要越过林柯进门，他却忽然伸出手来，紧紧扣住了我的手腕。

「松手！」

我下意识用力甩开，结果下一秒，一股淡淡的甜香忽然飘过来。

等我回过神，才发现那是曲心瑶。

她看了看林柯，又看了看我，轻轻皱起眉：

「孟芝，你和林柯已经分手了，为什么还要对他纠缠不休呢？」

语气听上去理直气壮，和从前的无数次一模一样。

我终于忍无可忍，后退一步，瞪着这两个人，咬牙骂了一句：「厚颜无耻！」

「明明是你毫无廉耻心，在我和林柯还没分手的时候就对他穷追不舍。现在我跟林柯已经分手了，你来质问我，又是站的什么立场？以为我会跟你一样，毫无道德底线吗？」

林柯和曲心瑶愕然地看着我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大概是从前沉默忍让惯了，让他们觉得我永远不会反击，所以越发肆无忌惮。

但此时此刻，站在我身边的贺远，好像一点点堆积出支撑我的勇气，让我终于把心底的情绪表达了出来。

我突然想到当初，高考前，我跟贺远一起去参加 F 大的自主招生考试。

面试完出来，我脸色很不好看，旁边有个男生就嘲讽了两句，说我肯定录不上。

贺远原本在低头翻书，听到后忽然抬起头，看着他，唇角微勾：

「就算她录不上，你就可以了？也太拿自己当回事了点儿。」

他的话给了我还击的勇气。

我抬起眼，看着那个男生：

「高三十七班的陈泽同学吧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的笔试成绩似乎是最后一名。就是因为这个，你才巴不得每个人的面试结果都很糟糕吗？」

陈泽的脸色一下变得铁青。

后来面试结束，我们一起往回走，走到楼梯拐角的时候，贺远忽然抬手在我发顶揉了一下：

「看着不声不响的，惹起人来还真会找痛点。」

记忆回神。

我不想再看林柯的表情，挤开他们走进包间，从一旁的衣帽架上拿下外套，一边穿一边往门口走。

杜玲追上来，和我一起走到门外，却在看到贺远时主动后退一步：

「贺同学，我突然想起还有点事，你等下有空吗？可以送芝芝回家吗？」

贺远很随意地点了点头：「可以。」

「好，那就麻烦你了。」

她在我背后轻轻戳了一下：「去吧，芝芝，改天我再去找你。」

8

直到坐进贺远车里很久，我内心剧烈翻涌的情绪才慢慢平息下来。

他伸手开了空调，一手搭着方向盘，侧头问我：「地址？」

我报了家里的地址。

贺远随意应了一声，又忽然把身体探过来，伸手从我另一侧拽出安全带：「扣好。」

他低头时，柔软的发梢扫过我脸颊，触感微痒。

一股淡淡的雪松香气飘入鼻息间。

我的脸，忽然迅速地红了起来。

借着侧身扣安全带的动作，我低下头，有些慌乱地说：「我、我自己来就可以。」

贺远发动了车子，轻笑一声：「我怕你找不到。」

回去的路上，车窗外渐渐飘起小雪，冷灰的地面被打湿，很快覆了一层薄薄的白色。

贺远把车停在我家楼下，一股冷风灌进来，我小心翼翼地在地面上站稳，转头跟贺远道谢：

「谢谢你……贺同学。」

他站在车边，眼底的笑意忽然淡了下去：「贺同学？」

「孟芝芝，我可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客气过。」

他身后亮着一盏路灯，灯光昏黄，此刻已经是深夜，又下着雪，小区的绿化带已经生机枯败。

这一幕场景里，只有站在我两步之外的贺远带着敞亮的生机，鲜活地跳脱出来。

我一下就想到了高三那年，寒假前，连着下了几天雪，于是周五的体育课上，老师干脆放我们自由活动。

大家童心未泯地打起雪仗。

贺远的性格素来桀骜，没人敢去招惹他。

但我和杜玲玩得嗨了，一下子没收住，团了一团雪，重重地砸在他脑袋上。

意识到大事不妙，我转头就跑，可惜人矮腿又短，刚跑了两步，就被追过来的贺远一把揪住帽子。

眼看他就要把雪球砸过来，我连忙护住脑袋，大声说：「我感冒了！」

雪球忽然停在半空，后面那双明亮的眼睛里无数情绪翻涌、沉寂。

他随手丢掉那团雪，微凉的指尖伸过来，蹭掉了我鼻尖的一小块雪：「注意保暖。」

说完，他松开我的帽子，转身就走了。

「赶紧上去吧，小心又感冒了。」

贺远微微哑哑的嗓音响起，又把我骤然拉扯回现实。

我仰头看着他，意识到哪怕过去了六年，他身上那种情绪烘托出的复杂气质，依旧迷人得要命。

如果。

如果当初的暧昧并不是我的错觉，他最后答应了我的表白。

如果当初陪我走过六年青春的人不是林柯，而是贺远。

如今的结局会不会截然不同？

我心里油然而生一股勇气：「天太冷了，要不要上去坐坐，喝杯茶？」

快过年了，爸妈今天回外婆家取腊肉香肠，因为时间太晚，干脆就在那边住了下来。

所以，今晚家里就只剩我一个人。

贺远坐在沙发上，低头盯着手里的玻璃杯看了三秒，然后抬起头：「茶？」

「那个……家里没热水了，我正在烧，你先喝点红酒解解渴。」

好拙劣的借口。

我承认，我是太紧张了，想着喝点酒放松一下，再跟贺远进行下一步的谈话。

果不其然，贺远嗤笑了一声，像是已经看穿了我的想法，但还是仰头，把那大半杯红酒喝了下去。

我坐在他对面，小口小口喝着自己杯子里的红酒，思索着话题从哪个点切入会比较好。

叙旧吗？

毕竟我和他……也有六年没见了。

想到这里，我深吸一口气，问他：「你今年怎么从北京回来了？」

「公司在这边设了分部，正好有更适合我的岗位，所以就回来了。」

他说完，语气稍微停顿了一下，又说：「而且……」

而且什么，他没说完。

我鼓起勇气追问：「真的只是因为这个吗？」

「不然呢？」他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问题，坐直身子，勾了勾唇角，「孟芝同学，照你来看，我还能因为什么别的事情吗？」

他竟然叫我孟芝同学。

我瞬间想到那封不留余地的拒绝信，心里又难过起来。

「还是说，你觉得我从北京回来，是因为你呢？」

低沉的声音传入耳中，却像一道惊雷炸响，我的理智也被这一句话炸得七零八落。

酒精的催化下，我猛地扑过去，揪住他卫衣的领子，凑近了他的脸。

呼吸间酒气蔓延。

「你怎么可以叫我孟芝同学……」

我有些委屈地说完，就凑上去吻住了他。

贺远没有推开我，反而闭上了眼睛。

认识九年，我好像是第一次看到他这样温驯的样子。

原本我是想喝点酒，等放松下来之后，再跟贺远谈之前的事情。

可是我高估了自己的酒量。

到最后，我几乎完全失去了思考的能力，揪着他领子，一边哭一边问：

「你没推开我，说明你也喜欢我是不是？既然这样，当初为什么要拒绝我的表白？」

贺远皱起眉头：「什么表白？」

再后来的事情，我完全不记得了。

等我睁开眼，已经是第二天早上。

人在被子里，身上只穿着一件薄薄的打底衫。

迟滞了几秒，昨晚断片前的记忆才慢慢回到我脑中。

我心头一颤，隐隐觉得事情不妙。

果然，等我收拾好心情走到客厅，一眼就看到贺远坐在沙发上，正低头看手机。

身上还穿着昨天晚上那件卫衣，只是揉得有些皱皱巴巴，胸口的位置还有些不明的液体干涸痕迹。

听到动静，他抬起头看过来。

我眼尖地看到他下巴上有个牙印，腿一软，险些没能站稳。

「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你应该都想起来了把？」他把手机揣进口袋里，挑眉看着我，「孟芝芝，可以啊，六年不见，胆子大了不少。」

「我……」

我支支吾吾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但很奇异地，心情并没有原本想象的那么慌乱。

贺远看起来没有生气。

这意味着，虽然事情中途出了些差错，但结果与我预设的相差不大。

想到这里，我鼓起勇气，重新抬起眼睛看向他：「我知道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」

贺远愣了一下，心情似乎变得好了不少。他支着下巴看着我：「你打算怎么负责？」

心中念头一时百转千回，我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试探地问：「要是你现在单身的话，我可以追你吗？」

回答我的是贺远豁然起身的动作。

我吓了一跳，眼睁睁看着他走到我面前，微微低头看着我，眼中的情绪一时复杂难辨。

他说：「好啊。」

10

我从冰箱里拿出吐司片，和贺远一起简单对付了一顿早饭，然后把他送到了楼下。

「我爸妈快回来了，等过完年我再约你。」

我冲贺远挥了挥手，然后指指他的卫衣：「……你先回去把衣服换了吧。」

贺远的车开走后没多久，我爸妈就回来了。

他们拎着大包小包的香肠腊肉，看我站在楼下，很是意外：

「芝芝，我跟你爸没联系你啊，怎么还专门下楼来等了？」

我有些心虚，忙从他们手里接过两个袋子：「怕你们东西太沉拎不动，想下来接应一下。」

我妈一边感慨我太懂事，一边又骂了林柯两句，说他之前肯定对我不怎么好。

说到这里，她立刻止了声，像是自知失言，有些歉疚地看着我。

我摇摇头：「妈，我没事。」

是真的没事。

因为我发现，昨晚之后，我心底那些对与林柯六年时光的眷恋不舍，对于他出轨曲心瑶的痛苦不解，都飞快地淡去了。

取而代之的，是被我刻意遗忘了六年又重新汹涌而上的，对贺远的心动。

过了两天，杜玲又跑来找我，问我知不知道那天聚会过后，曲心瑶和林柯吵架了。

「曲心瑶说林柯心里还有你，林柯没有立即否认，她就更生气了。」杜玲嘲笑道，「果然，自己做小三上位的，生怕垃圾再被别人捡走。」

我没有说话。

她又问我：「对了，那天晚上 bking 不是送你回家了吗？后面你们有没有再聊天？」

「……没有。」

其实是有的。

从我说要追贺远之后，就开始绞尽脑汁地找话题跟他聊天。

他回我回得也很及时，甚至听说我有点感冒，又专门到楼下来给我送了一次药。

那些遗落在六年前的记忆，正在一点点被找回来。

杜玲有些遗憾地叹了口气：「其实要是你能跟贺远在一起，也挺好的，他以后就留在家里这边发展了。而且，说实话，从高中那会儿，我就觉得你跟 bking 更般配。咱们班那么多女生，他只对你最特别。」

「可惜，毕业后是林柯跟你表白，他倒一点动静都没有。」

我给贺远写表白信这件事，连杜玲都没告诉。

所以，她还不知道贺远当初拒绝了我。

想到这件事，我又有些难受，连忙把话题岔了过去。

大年初一那天早上，我跟贺远说完新年快乐，他也秒回了我一句：「新年快乐，孟芝芝。」

因为第二天就是情人节，我鼓起勇气约他：

「你明天有空吗？有部贺岁片还不错，可以一起出来看个电影吗？」

过了好一会儿，贺远才回复：「明天有事，改天约。」

我的心情一下跌落谷底。

有事？

是走亲戚，还是……和别的女孩子出门约会？

很快，我就知道了他到底有什么事。

因为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妈忽然跟我提起相亲的事：

「……你吴阿姨家邻居的儿子，可有出息了，和你一年的，当初大学念的是北大。原本要在北京定居，他爸妈都跟着过去了，结果年底工作调动，忽然又回来了。」

「说是大学期间忙着学习，一次恋爱都没谈过……」

我越听越耳熟，忍不住打断我妈，问：「他叫什么？」

「好像叫贺远吧。」

我愣在原地，心情一下就变得糟糕透顶。

我妈没察觉，还在絮絮叨叨地跟我陈述贺远的优点。

说到最后，她有些小心地问我：

「怎么样，要不先见一面，吃个饭了解一下？正好明天有时间，日子也不错。」

我沉默片刻，咬牙切齿地答应下来：「好啊。」

11

第二天，我盛装打扮，气势汹汹地奔赴现场。

结果一进门，正对上贺远看过来的目光。

平静，洒脱，甚至带着一点轻松的笑意。

我走过去，在他对面坐下，盯着他的眼睛问：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」

贺远一下就笑了：「孟芝芝，你是不是傻了？」

我忍着内心的酸涩，问他：

「你既然那天已经答应了我追你，为什么今天还来相亲？是觉得无所谓，我可以作为你众多备选对象之一是吗？」

说到最后，我的声音里已经隐隐带上了哭腔。

我可以接受贺远不喜欢我、拒绝我，但无法接受他一边和我聊得热火朝天，一边又只是拿我当备胎。

听我这么问，贺远的表情里多了一丝少见的无奈。

他叹了口气，反问我：「你既然都说了要追我，今天又为什么要来相亲呢？」

「还不是因为我知道相亲对象是你！」

「我也是一样。」

他伸出手，轻轻握住我放在桌子上的手，重复了一遍：「孟芝芝，我和你一样。」

……啊？

在贺远的解释下，我总算懂了。

他是先跟那位吴阿姨确认了相亲对象是我，才答应下来。

「今天我约你出门，你为什么不直说？」

「给你个惊喜啊。还有，既然你说要追我，这件事在长辈面前过个明路，才比较放心吧。」

他又恢复了那副随性的模样，把手里的菜单递给我：

「好了，点菜吧。你昨天说的那电影，我已经买好票了，吃完饭我们就去看。」

我也没了脾气，把菜单接过来，按照自己的和记忆中贺远的口味点了几个菜，然后专心低头吃饭。

他买票的那家影院，就在对面的商业街区。

正好是过年期间，又是情人节，商场里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。

我和贺远并肩走到影院门口，贺远去一旁取票，我去买爆米花可乐。

结果刚走到队尾，余光忽然瞥见，斜里走过来两道熟悉的身影。

是林柯和曲心瑶。

看到我后的下一秒，曲心瑶立刻收敛笑容，转头去看林柯的表情。

林柯看着我，抿了抿嘴唇：「你一个人？」

「关你什么事？」

我刚说完，贺远就取好票回来了。

看到贺远，林柯的神色一下子变得极为难看，望向我的眼神也越发晦涩难辨。

贺远目光扫过他们，没有片刻停留，重新看向了我：「票取好了，走吧。」

他的态度，就好像面前这两个人，和普通路人没有任何区别，甚至不值得他浪费半个眼神。

我伸手挽住他的胳膊，转身往检票口走去。

自始至终，我像贺远一样，没有再看过林柯一眼。

12

电影其实就是普通的贺岁爱情片，中规中矩，结局也是大家一向爱看的大团圆，热热闹闹的，很符合过年的气氛。

只是，到最后男女主相拥接吻时，影院里的气氛一下就暧昧起来。

我坐在最后一排，看着前面亲得难舍难分的小情侣，有点尴尬，又有点蠢蠢欲动。

纠结间，有只温热的手伸过来，轻轻覆在了我的手背上。

这一点接触给了我莫大的鼓励，我反手与贺远十指相扣，侧过身小声说：「你把头低下来一点。」

然后吻上去。

这个吻很短暂，蜻蜓点水般就过去了，但没有像那天晚上借着醉意，此刻的我完全清醒，所以退开后，脸也飞快地红起来。

好在电影院里光线昏暗，贺远没有注意到，他只是用额头抵着我的额头，很小声地说：「孟芝芝，你现在胆子这么大了？」

我强装镇定：「我都说了要追你，当然要主动一点啊。」

看完电影后，贺远送我回家，然后在上次停车的地方跟我告别。

等我上了楼，趴在窗口往下看，才发现贺远没有走。

他站在原地，靠着路灯，指间有一截烟，在渐沉的天色中明暗闪烁。

我突然意识到，其实贺远一直都有抽烟的习惯。

只是因为我有慢性咽炎，闻到烟味就会咳嗽，所以他在我面前时，连烟盒都很少掏出来。

明明看起来是个漫不经心又随性的人，偏偏在这种事情上无比细心。

我抬起手，贴着胸口，清晰地感受到心跳正在加速。

「芝芝。」

我妈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，转过头，我才发现她和我爸正站在我身后，小心翼翼地问：

「今天和小贺见面，感觉怎么样？聊得还愉快吗？」

「……挺好的，他刚还送我回家了。」

我妈似乎舒了口气：

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跟小贺好好相处啊，他对你也挺上心的，妈觉得，这孩子比林柯那个人可靠……」

我耐心地听着她温暖的絮叨，不由得想到之前。

在过年前刚和林柯分手的那段时间，我还没有重新遇到贺远，没有捡起曾经对于他的喜欢。

甚至每天失眠到很晚，因为一闭上眼，脑海中就会浮现出林柯和曲心瑶格外亲昵的画面。

那段最绝望无助的时光，是我爸妈陪着我一点一点熬过来的。

想到这里，我深吸一口气，走过去抱住我妈，把脸埋在她肩上，闷声说：

「我会和他好好相处的，妈你不用担心了。」

13

新年假期结束后，我重新回到了公司上班。

我工作的地方在省会，老家则在离这里最近的一座三线小城。

回去后我才知道，贺远他们公司设立的分部并不远，离我只有六站地铁。

大概是巧合，贺远租的房子，就在我对面的小区。

因为住得近，接触频繁也变得顺理成章起来。

一开始，是我主动约贺远每天下班一起吃晚饭，到后来，只要不加班的日子，这就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。

那天晚上，临近 DDL，因为要盯着修改一个方案，我在公司熬到十一点多才下班。

地铁已经停运，我想打车回家，结果到园区门口掏出手机，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没电了。

现在回去充电已经不可能了，我站在凛冽的夜风中，一时无措。

也是在这个时候，一辆熟悉的黑色轿车停在我面前。车窗摇下，露出贺远的脸。

他皱着眉，神情看起来有些冷硬：「怎么关机了？手机没电？」

「嗯……忙着改方案，没注意。」

我上了车，用冻得发僵的指尖搓了搓脸颊，小声问：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会想到来接我啊？」

「因为这么晚了，你一直不回信息，打电话手机还关机。」

他说着，一边发动车子，一边侧头看了我一眼：

「前两天还有个女生走夜路碰上抢劫的新闻，孟芝芝，我可不敢放心你一个人。」

我鬼使神差地想到去年。

那天暴雨，林柯亲自开车去接曲心瑶回家，让我独自一个人打车，等排到我的时候，都已经是半夜了。

其实我胆子很小，那天太晚，再加上看了很多社会新闻，我也怕得要命，回家的路上一直在微信上和杜玲连着麦，直到平安到家才挂断。

然后就看到了曲心瑶那条朋友圈。

即使现在我对林柯已经没有感觉，但当初的难过，却是真实存在过的。

车在我住的小区门口停下。

下车后，我正要向贺远告别，他却跟着下了车，说要把我送到楼下去。

「太晚了，我怕你不安全。」

我和他并肩走过了一段黑漆漆的路，穿过绿化带，到了我住的楼下。

「以后加班太晚，直接打电话给我，我去接你。」

「好了，你上去吧。」他很随意地冲我挥了挥手，「到家早点休息。」

我到家后，第一时间给贺远发去了平安到达的消息，然后才放下手机去洗澡。

这天晚上，我一时没有睡意，于是躺在床上想过去的事情。

我胆子小，这事贺远一直是知道的。

高中时，经常有人晚自习前放电影。

如果放的是恐怖片，前奏一起我就吓得不行，电影也不看了，直接跑出教室，到走廊上散心。

这种时候，一般贺远都会跟出来，靠着我身边的走廊栏杆，埋头玩手游。

我问过他，为什么不进去看电影。

贺远抬起头看了我一眼，语气似乎十分随意：「之前看过了，所以出来透透气。」

结果他几乎每一部恐怖片都这样。

那时候我还傻乎乎地问他：「你是不是很喜欢看恐怖片啊？怎么每一部都看过？」

直到现在，我才反应过来，当初的自己，某些时候也挺迟钝的。

14

从那天之后，贺远开始在我每一次加班后都来接我下班。

甚至好几次，他是在把我安全送到楼下后，又折返回自己的公司，接着做项目。

我才知道，他被派来刚设立的分部，属于研发部门的核心人员，十分重要，所以平时工作都很忙。

但即使这样，他还是经常秒回我消息。

周年庆那天，公司给我们发了福利——两张温泉酒店的入场券。

我给贺远打电话，问他要不要一起。

电话那边传来几下键盘敲击的动静，接着是贺远带着一点笑意的声音：

「你要跟我一起去泡温泉？」

我微微红了脸：「嗯，听说酒店的自助餐也很不错……」

「好，等这一阵赶工忙过去吧。」

我能感觉到，我们之间的距离，越走越近。

之前那些遗落在时光长河中的情愫，也在一点一点被找回来，甚至在朝夕相处中越发生机蓬勃。

贺远身上，有着令我万分心动的迷人气质，也有周全细致的体贴照料。

偶尔跟我妈提起，她也会说：「你跟小贺很般配。」

只是……每次想到那封被拒绝的表白信，我还是会瞬间丧失掉再跟贺远表白一次的勇气。

早上出门的时候，我特意跟贺远约好，晚上下班后一起吃饭。

然而刚下班，我就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。

「孟芝，是我，何志年。」

我迟了几秒才想起来，这人是我们高中篮球队的成员，和贺远家住一个小区。

当初，因为我考驾照，贺远又考上北大所以挺忙，两个人的时间一直对不上。

我给贺远的那封表白信，就是拜托他转交的。

后来的回信也是他拿给我。

「什么事？」

「林柯在酒吧喝醉了，一直念叨你的名字，你能不能……过来一趟？」

我原本想拒绝的，但他又说：

「你还是过来一下吧，当初你跟贺远表白那件事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」

这件事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，我心头一沉，还是伸手打了辆车，直奔他报给我的地址。

去的路上，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：何志年不是跟贺远关系比较好吗？他和林柯，什么时候这么熟了？

灯光温暖的清吧，我快步走到角落桌前，伸手敲了敲桌面。

林柯抬起醉得朦胧的眼睛，望向我：「芝芝……」

「你还是和贺远在一起了，是吗？」

我深吸一口气：「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林柯，是你出轨在先，你没有质问我的资格。」

「那你也不该选贺远！当初他已经拒绝你的表白了，你以为他是真的喜欢你吗？」

我猛然一怔，俯下身撑着桌面，盯着他，一字一顿：「你怎么知道贺远拒绝了我的表白？」

何志年把我拉到了一边，声音里满是歉意：

「对不起，孟芝。我承认，当初那封信根本没有送到贺远手上，包括那封『回信』，都是林柯写的。」

宛如晴空一道惊雷从我脑海中劈下，我脸色一白，几乎要站不稳身子。

「当初高考完，我妈说要带我去见一个几十年的好闺蜜。见了面我才发现，她闺蜜的儿子就是林柯。那段时间我和林柯玩得很不错，他跟我说，他真的很喜欢你。贺远那几天不在，所以信你给我之后，被林柯知道，我也就顺水推舟地给他了……」

最后，他犹豫了一下，从身后的背包里取出一个包装好的盒子：

「其实，当时贺远的时间总和你撞不上，听我说要和你们去游泳，所以去北京前，他也拜托我给你一个东西。」

15

后面的事，不用他说我也知道了。

贺远没有收到我的表白信，我却以为他已经拒绝我了。

他的礼物也根本没有送到我手上。

「前段时间，其实贺远来问过我这件事。当时我没有告诉他实话，但思前想后，觉得还是把真相告诉你吧。」

面对他满是歉疚的脸，我既说不出狠话，也说不出原谅。

说到底，是我自己不够勇敢。

即使收到那样的回信，但只要我当时鼓足勇气去问贺远一句，结果也会截然不同。

身后，醉醺醺的林柯还在念叨，我把礼物盒放进包里，转身走到他面前。

他忽然抬起头，冷笑着质问我：

「要不是你当初总坐在篮球场边，球赛的时候还帮我处理伤口，我会误会你对我有意思吗？你现在就这么跟贺远在一起，那我们之前的感情算什么？之前六年，你说过无数次喜欢我，难道都是假的？」

我突然觉得，他和曲心瑶真是相配极了。

一个自以为是，一个不屈不挠。

关键是两个人都毫无道德底线，永远也不会觉得自己有错。

我拿起桌上的瓶子，把整瓶酒从他头上淋下去。

「我坐在篮球场边做题是在看贺远，给你处理伤口是因为我是生活委员，从一开始，我喜欢的人就是贺远。」

我咬着牙，克制声音里的颤抖：「那六年，本来就是 you 从贺远那里偷走的。」

「林柯，我早就不喜欢你了，现在知道真相，我只觉得恶心，你懂吗？」

林柯湿淋淋地坐在那里，浑身狼狈，却没有动。

他抬眼看着我，眼底的光一寸一寸地熄灭下去，浮现出星星点点的绝望。

我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回去的路上，我在出租车上拆开那个礼物盒，发现里面放着一本书，是岩井俊二的《情书》。

记忆在这一刻回流。

高中时，班上放过这部电影的。

看到结局的时候我哭得稀里哗啦，还跟身边坐着的贺远说，我太喜欢藤井树这种内敛又深情的表白了。

原来他听到了，也记住了，还试图用同样的方式向我传达心意。

只是阴差阳错，我隔了六年才收到。

下了车，我抱着那本书走进小区，坐在路灯下的长椅上。

夜色冷清，我终于不再压抑自己的情绪，把脸埋在膝盖间失声痛哭。

这一刻，浮现在我心中的情绪不是怨恨，也不是遗憾悔恨。

只是无限的涩然和酸楚。

我曾经的幻想终于得到验证，倘若当初我没有错过贺远，倘若陪伴我度过青春的人一直都是他，这六年的人生，就会完全不一样。

我默默流了好一会儿的眼泪，直到朦朦胧胧地听到一道熟悉的声音：「孟芝芝？」

我抬起头。

贺远就站在我面前，几步之遥的地方，明澈的瞳孔里倒映出我满是泪痕的脸。

「你在这里哭什么——」

他目光扫过来，落在我手里的书上，语气忽然停顿住：「这本书还是到你手上了吗？」

我听出这语气里仿佛有暗示，愣愣地看着他。

贺远走过来，伸手在我发顶轻轻拍了拍，顺势坐在了我身边。

夜风微凉，体温传递间，他贴着我的手背皮肤渐渐温热起来。

「上次你喝醉了，问我为什么拒绝你的表白，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你的表白。反倒是我的印象里，当初托何志年给你送了书，你对我的态度一下就变得很冷淡，后来又跟林柯在一起，我就觉得这是很委婉的拒绝，也挺符合你一贯的性格。」

「所以，我去问了何志年。」

「他没有承认，但我其实已经猜到了一些——比如，这本书，当初根本就没有到你手上吧？」

我吸了吸鼻子，轻轻点了下头。

贺远扯了扯唇角：「果然。」

空气安静了片刻。

他忽然说：「其实大三那年，我见过你一次。」

我愕然地看着他。

「有个竞赛，决赛就在你们大学举办。我当时跟着带队的老师过去，在体育馆门口看到你和林柯在一起。」

他说着，笑了一下：「你抬头看他，看得很专心，根本没注意到我就从路对面走过去。」

「后来竞赛结束，我没停留，直接就回去了。」

我心里酸酸涩涩的，很不好受。

贺远却忽然又开口了：「孟芝芝，现在你收到了这本书，可以告诉我答案了吗？」

「……什么？」

他转头看着我，眼神认真，嗓音微沉：「过去了六年，你还愿意和我恋爱吗？」

夜风卷着四周细微的声音，从我耳边掠过。

我清晰地感觉到，胸腔里的心跳越来越快，也越来越剧烈，宛如擂鼓。

是比六年前更为深刻的心动。

最终，我认真地点了点头：「好。」

贺远笑了一下，然后扶着我的脑袋，直接吻了上来。

16

我把我和贺远在一起的事情告诉了我妈。

她兴奋极了，念叨着要请那位做媒的吴阿姨吃饭，还说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贺远的妈妈。

我听出了不对劲，追问之下才得知，原来这段时间，她已经和贺远妈妈打过好几圈麻将，还一起逛了街，建立了十分深厚的友谊，就盼着我跟贺远在一起，她们好亲上加亲。

我也把这件事告诉了贺远。

他挑眉笑道：「那下次回家，我先跟你一起去见见阿姨好了。」

后来和杜玲见面，我也跟她说了一声。

她显得很兴奋，在我面前大骂了林柯两句，又开始夸贺远：「我就说你和 bking 最合适！让林柯那狗东西和曲心瑶天长地久去吧！」

我淡淡笑了一下：「可是我不想让他们好过。」

倘若他只是出轨曲心瑶，也许按我一贯的性格，不会多加计较。

可他截下了我给贺远的信。

年中那会儿，林柯和曲心瑶之前合作的那个项目，一款号称能帮忙找到灵魂伴侣的 APP，终于开始上架推广。

同时，我把当初那个帖子取消匿名，然后把链接发到了同学群里，和各大网络爆料平台。

一款卖点是寻找真爱和灵魂伴侣的 APP，项目负责人却是不屈不挠，挖了六年墙脚的小三，和出轨的渣男，这风评怎么可能好得起来？

后来我听说，曲心瑶的公司跟她谈话，派遣她去别的城市做边缘项目。

林柯则直接被辞退了，公司还特意把辞退公告发在了网上，以示这个项目从此和林柯没有关系。

「他俩感情本来就出了问题，这事曝光后，曲心瑶直接提了分手，大快人心啊。」

杜玲跟我分享完八卦，又感慨：「我之前一直觉得，凭你的性格，估计这事最后又不了了之了。没想到你直接一击必杀，狠人啊——宝，你老实交代，是不是受到了贺远的影响？」

我想了想：「可能真的有吧。」

从高中起，他就总是那个给我勇气的人。

现在也一样。

告别了杜玲后，我看了看，天色已经黑了下来，手机上有贺远发来的消息：

「今晚加班，你先吃饭，不要等我。」

我突发奇想，打算去给他送个饭。

一个小时后，我拎着从楼下湘菜馆打包的小炒黄牛肉，站在了贺远公司门口。

前台姑娘很热心地过来问我找谁，我忽然有点紧张，举了举手里的饭盒：

「那个……我来给贺远送晚饭。」

小姑娘恍然大悟，转头小跑进去，喊了一声：「贺工，你女朋友来找你啦！」

很快，贺远就顶着一头微乱的头发站在了我面前。

我清了清嗓子，小声说：

「你今天这么忙，应该还没顾得上吃晚饭吧？我给你打包了楼下的小炒黄牛肉……」

他目光沉沉地盯了我片刻，忽然伸出手，揽住我的肩膀：「进去说。」

在他们公司的茶水间里，我见到了贺远的几个同事。

大家很热情地跟我打招呼。

「嗨！」

「原来你就是芝芝莓莓啊。」

我愣了一下，看着那个笑容灿烂的年轻男人：「什么芝芝莓莓？」

贺远递过去一个警告的眼神，可惜被男人无视了：

「就是贺远啊，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很多小姑娘跟他表白，他一个也没同意。当时我还以为他性取向有点问题呢。结果有一回在实验室，他在那盯着手机屏幕笑，我看了一下，发现是一个群聊，里面有个备注是芝芝莓莓的人一直在说话。」

「去年十月，公司成立分部，他第一个去报名，说要回来。后来我问他，是不是因为芝芝莓莓，他竟然没否认。」

我愣住了。

去年十月……那不就是林柯出轨曲心瑶，然后向我提出分手，又在朋友圈跟曲心瑶秀恩爱的时间吗？

「话多。」

贺远冷冷说了一句，牵着我的手，拉着我往一旁单独的小房间里走：

「我吃饭去了，爱心晚餐，不像某些人只能可怜巴巴点外卖，懂？」

男人被气得骂了句脏话。

我感受着手上传来的温热触感，偷偷侧头看了贺远一眼。

他唇角微勾着，看起来心情很好的样子。

我不由微微失神。

所以……去年他突然从北京回来，果然是因为我吗？

我在贺远的公司待了好几个小时，直到深夜，他们的工作终于告一段落，顺利下班。

园区里已经没什么人了，我挽着贺远的胳膊，沉默地想着心事。

他的声音却忽然响起。

「你在想什么？」

我踢开脚边的小石子，闷声闷气地说：

「我以为像你这么骄傲又洒脱的人，当初以为被我拒绝了，后来又听说我跟林柯在一起了，就不会再和我有什么交集。」

贺远沉默了一会儿。

「对，我是个很骄傲自负的人。如果是别人，只要拒绝过我一次，未来也不会有交集。」

「但因为对象是你，我才觉得，再试一次也没关系。」

他说得很慢，也很认真，让我感知到这声音里蕴含的情愫和力量。

一如当初合欢树旁的球场上，察觉到我在看，就把三分跳投做得更漂亮的飞扬少年。

我吸了吸鼻子，只觉得眼眶发酸。

贺远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，伸过来，用力抱住我。

这个怀抱异常温暖，驱散了初秋遗留在我身上的寒意。

他在我耳边低声说：「孟芝芝，我已经错过你六年，不能再错过余生了。」

天色已暗，满天星河光芒点点。

我闭上眼睛，用力回抱住他。

「我也这么想。」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